建昌府志

北京2.80/123
4 134
1~8

重脩建昌府志序

志乘之作由来遵矣漢魏以降
軌躅攸存如陳留風俗襄陽耆
舊之傳皆品藻群流褒揚士女
而方隅之勝不與焉荆楚嵗時宜都山川之記皆詮叙殊俗
臚[illegible]而人物之感否不[illegible]

[illegible]區[illegible]

[illegible]為汲之人斟酌於二者之
綜而條貫之郡縣之志於是乎
大倫而余嘗謂參筆削之微旨補
國史之闕遺揆厥重輕則人物
為尤亟夫今之脩志者大都踵
其舊而增之也故凡沿革建置
尒野輿圖與夫山川之險易物

產之盛衰不過承襲舊聞訂其訛缺而已未有月異而歲不同者也惟人才之出興世代興哉朝景運中天賢臣奕葉輔翼之子為鄉邑之乘弁冕者亟當綱羅散佚筆之于書而攄善競名竈入其中以惠鄉曲之耳目者詎不能立折其淑於是然矣懷鉛握槧之士又有所瞻顧係戀而不能已者真僊糠粃賢否同貲牽連並錄卷帙浩繁而隱淪之逸德幽潛之徽光轉必有阻於事勢而不克自白者傳訛習陋可勝道哉予故謂脩輯之功勿為重於

非有深于春秋者奮其筆吉凶大為之防則僭濫之失未易屏除此古今所以少信史也庚午秋恭膺

簡命視學江西校士之餘按閱志乘其有缺漏猥失實者往往飭令重脩迄今承乏藩屏而建昌之士

重脩建昌府志序

大夫又以脩志請建昌為人文淵藪歷唐宋以迄有明至今日而尤盛科名鵲起競爽洪都余嘗一再過之攬其川原詢其風土俗愿朴而士皆敏於文求所為童宗說黃敷忠之肝江志陳岐之續志書缺有間不演流傳

不睨之中葉鄉先生有筮仕江浙者得其郡中之軼事以覓輯成書故萬厤歷之志歸稽醇備本朝則高太守天爵姚太守文光先後更脩余得遍覽而盡識之而娓娓志頗有不愜鄙意者夫志原於史而與史例稍殊作史者

善惡貞淫竝列于榮所以示褒誅昭懲勸也志則隱其惡而著其美取舍尤不得不嚴備以無足重輕之人儼然與碩彥耆儒頡頏而並列覓瑣簒重徵信無由及不若闕而不脩之為愈也郡之人慨然有論定之志而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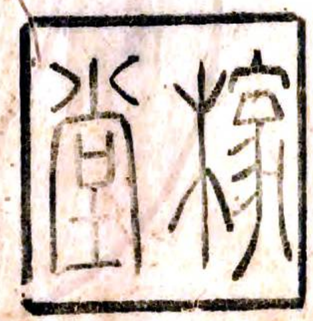
孟君粒課最之暇延素堂黃先生以董其成先生暴在西臺杜余為先進魁閎卓犖風采毅然睠田後益沉浸于古編纂之始即作志館紀事一篇發凡起例奮其筆削前向之所謂深於春秋者其在先生乎書成得先視

其藁事增於前文減於舊斟酌損益史法凜如余既嘉孟君能成士大夫之志表揚其前掊之德善功烈又重黃先生之有合於春秋而竊喜與昔日所持之論相發明也故述其原起以弁之簡端者

臣脩恩書寺藏

乾隆二十四年冬十月上浣仁和湯聘書於藩使官署





建昌府志序

書之難成久矣自著書難作官
書尤難自著之陋識者擯之而
已作官書非公且慎則疵議之
興不至於更修不已前年冬予
奉
命来守建郡吏循故事以志書呈則
前守姚君新修也卷帙高起几
二尺来幾方伯王公撥下指駁
累十而都人士訐者亦日益至
夫忘原以資治不圖反以滋訟
而害治至此又逾年乃詿局於
公司筆刑而屬南城大尹蔣君

其事聞於
方伯望公按部抵郡乃相率持稿
也會令
再拜而請政焉　公政事之暇
精神披覽芝繁補缺釐訛當
而於人物藝文二志裁決尤精
舉數百年志乘支雕訛舛悉
一洗而空之昔者　公嘗惜繡
斧視學江右所至揚闡風雅而
於浮偽者無私毫假借蓋　公
興賢勸學維挽風化之指即寓
於是編中也建之人士可以興
矣且夫志之善者其傳与自著
無異楊升菴蜀志鄧子章黔志

康劉山武功志流至今日皆卓然成一家言然使執其書以付吏人使之稽憲綱驗雜合則掛一漏百無適於用故志雖善而不能不再修者時也況下此者乎厥則前日之脩不可無今日之修而今日之脩其有待於來

茲之修者益無窮矣是為序

乾隆戊寅年嘉平月知建昌府事孟炤知誤

吏部員外郎 夏貢勝 著

正德丙子歲秋七月建昌郡齋爰事志載越明年冬十月竣事東洲夏貢勝實守簡書申以叙曰凡郡書名以志何從古也凡志必擬於史何示有重也周禮曰詔觀事則有志時史雖列官尚未以書名世自乘檮杌國語世本戰國策先後春秋而作而史繁矣然以國分至漢遷史上達古初班固繼之斷自漢紀以著代也而志始爲史家一目壽昌昉固作紀傳邕意嶠典勃有録法盛有說又演爲論爲序爲銓爲評而率難於志鄭樵謂餘史雖名志而不足以盡爾雅之義爾雅志之宗也近世力追古志作者又欲兼諸史家法是故君子重斯作也有其時弗幾焉不能作也有其度弗稱焉不苟作也

建昌故有時江志經繇不可考見景泰丙子歲東園何公有作流布未遠而毀木録訛竄謬寖失公本意迄今兹歷運一終時斯可已郡邑大夫韓君轍亟謀於始何君恩力任其終張君縉暉君文經左右維恪羅君江孫君甫又惇雅好朝暮見以應於諮幾斯可已鄉衮柏厓張公圭峯羅公舊職史氏程度具在諸有事並以賢選各思圖稱顧貢勝何有哉且當聖室勉應兹辟於時則如之何而會斯適也第聞家禮之輯紫陽在祝令人之戚范公宅憂有宰執論政書禮者身之履也政者身之正也君子不以奪喪廢也議禮莫辨乎爾雅政莫備於周官志其遺也於禮與政有所稗矣夫政不正禮無刻士不事民無所歸是謂疵國今而後郡斯免矣祇懼貢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以文疵弗免也藉于曰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
道以通之法以檢之稱遞度而敢云爾哉雖然文懼其喪
人也不必有諸已貴用於人也不必爲已是則大同之漸也
觀者無寧以疵吾身幸思以同吾郡姑視之以志毋曰必善
史以追雅也正德十二年丁丑冬十月

原序二

建昌郡志成或曰何義也曰民之生也有禮焉政之所從
出也志以存之古自朝廷至於邦國各有官以掌記時政若
尚書左氏國語之文出茲所謂史亦志義也漢班固作漢史
自天文地理以至溝洫刑法咸爲立志獨惜於用兵選舉畧
焉卒爲一代缺典嗚呼志可少乎哉劍于數千百載之前而

欲徵於數千百載之後斯國之禮係焉孔子謂杞不足徵吾
得夏時宋不足徵吾得坤乾吾以是觀之則志真知其不可
無要亦存乎其人與時而已矣昔孔明治蜀不立史議者以
孔明最詳密恐時不暇及迨陳壽檢爲蜀志故多畧焉李延
壽稱爲佳史足亞壽龔然於志鮮作俾數代制度沿革沒而
不傳則所謂存乎人與時者可知也呂東萊曰公議之在天
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其勢殆有不容已者乎國朝以來
上有一統志以聯屬天下下逮各省有通志各郡縣又有分
志綱維比麗亦既精矣至有安于簡陋者曰吾無更扁是爲
也又曰茲非吾分內務也是則禮愈壞而政愈廢矣建昌舊
有志歲遠失傳凡有志於用世者恒病之迺正德丙子予僉

建昌府推官羅江會稽人

長轅侯轍何侯恩輩方復銳意於茲而郡紳東洲夏公暨諸
者儁實協際其請又恒慮吾有司值時之詘無重煩羣稽信
斷著括廼慇期餘而輟館聞者曰事之所遭有時而投諸人
者如是其合亦難矣故自是以往官屬正而上下知所安焉
賢才著而庸惡知所勵焉宮室奠而公私得所止焉川眼
域明而祀守有常焉田里賦稅一而征取有節焉疆正耿確
偉然爲一郡之觀則凡寄耳目心思於後者皆將獲所徵矣
嗚呼今之所謂志固前輩之志與史也人弗得雖有時弗能
也善弗公雖自用弗盡也古之善喻議禮者謂三年不成道
傍之舍至幸而有以成之則復傷於初制未定故事方就緒而
毀者踵至及其敝也繼以匪人又益鑒其失并其長而廢焉

其與前失等耳它日良工閱而憫之乃開誠心集衆論録其
長屏其短若夫圖維規畫斷自已出雖負詘有所不顧然後
仍其序而理焉及其成也則人皆曰是故前日之遺而今之
大備也斯舉也何以異於是禮曰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
有序是之謂已予得徧觀之又因以悉夫作志者之意而通
吾行政者之法也故僭附其說於後云正德丁丑冬十月

雲南雒汝芳南城人

原序三

盱郡志不修幾四十年太守南江陳公閱而嘆曰文獻久矣
弗修之則逸修而弗因焉則繁乃屬郡博張子撫庶成稽公
諸前志未及備者類續之予時卒業山館得諦觀參訂所悃
淺識辱公聘命參矣尚有俟於後之君子之哉正云嘉靖辛

亥春日之吉

原序四

壬子之冬予自盱守量移湖西行有日矣而郡之薦紳先生儼然造焉且曰以大夫之辱在茲土蓋亦有年政成民和百廢具舉惟是郡乘自正嘉以來數十餘禩闕焉未修其何以昭法戒惟大夫留意無終遺之予唯唯謝不敏既而曰此予志也顧茲事大非旦夕可辦予又迫於新命勢無久留雖然亦何敢不畢力經始以仰承明諭於是禮延鄉紳推擇黌士董其役而屬其成於司李陸公陸公慨然任之予乃行督不兩月而陸公以其稿來則犁然就緒矣予遂覽而嘆曰有是哉盱事之可慮也今之盱固昔之盱也而今之治盱當不復

昔之治盱也蓋聞秦越人之已疾也病在肌膚則治形病在骨髓則治神治形者稍習方書猶可祖之治神者非有隔垣之視醫國之手未易能也盱固掌大地耳而藩封在焉其列爲郡縣者又若屬爲懿親之湯沐邑也故昔之病盱者里甲也糧解也鹽政也馬戶也然而里甲之擾嚴爲最已耳糧解之苦官爲代已耳閘鹽之勢難禁也稍寬之而窮困延矣報馬之恣爲害也痛革之而閭井帖矣他若舟屯何以清之濫軍何以核之造船之遠與近費孰倍屏之諸如此類司李劍其端予遂終其說凡所以講求於三四年間而行之一旦者亦既著爲成法矣要之受病也人知之去病也人亦知之則有肌膚之害有形而易治者也矧今賢王在上民與

求何敢複設不必然之說試問郡城之鱗次而星列者非朱
甲乃若衣食官帑而頻請租稅者何宗之庶儀也祭瘥之
檄絡繹星馳者若而王彼其占空籍而執朽戈者又何軍之
脫巾也不時之需可卒省乎無名之費可議裁乎此誰非盱
之脂膏而取給於有限之民力他部不得聞焉日復一日長
此安窮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又曰不睹其形願察其影
是亦骨髓之不可藥者也假令倉扁若存必將往而卻走矣
蓋予與司李日仰屋焉而未有以計也後之君子有視及瞞
垣者乎請以醫國者爲盱速治之調劑夫緩急以安其神以
紓吾民予雖爲執鞭所欣慕焉是役也獨力仔肩終始拮据
則司李陸公鍵協贊則郡丞昌公維基別駕程公道新南城
令蔣允臺南豐令周大轂新城令金德廣昌令莊日宣瀘溪
令梁應掄裁定則鄉宦順天府府丞王公一言太常寺少卿
左公宗郢同知聶公鈖知縣鄭公汲長史劉公德彥編纂則
舉人趙日章太學生夏廷選蕭應泰庠生鄭象箕黃公李姚
來宜李先芳王嘉丞王嘉酋李良翰王秉揚姚來宜吳紹賢
李尚實黃公桃黃謨范國燮左公益左公乾貞烜盛崇謙黃
鍾夔皆與有勞例得並書萬歷癸丑春正月

建昌知府高天爵遼陽人

原序五

昔孔子欲監夏殷之禮而嘆杞宋無徵則以文獻不足故也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周禮盡在魯矣由斯以譚文以
獻傳獻以文紀二者相須其關於郡邑非小也周室職

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史掌四方之志有所爲圖地道志者蓋
綦詳焉漢唐宋以降志郡國志十道志九域皆倣周制而爲
之明目萬歷壬子再修郡志距今六十二年來其間忠臣孝
子文人節婦名湮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予守盱郡歷年多
習知川原土俗久欲編成一書近奉有修志
功令同官李公遞至東國文獻泱泱大風愧予非敬仲而得隰
朋之吾爲之依助乃屬紳衿之宜諏多聞者採而輯之而予
輩復手爲較正稽天文察地理考人物類聚羣分刪繁補畧
仍其舊貫益以新裁如李歸淮之入郭軍旌旗壁壘一變矣
夫盱固秀麗之區亦文物之邦也兩姑韋舉於西南雙虹蜿
蜒於東北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顏魯公之記謝靈運之詩不

足繪其萬一也若乃曾南豐李盱江之文章何文肅張文信
羅文肅夏東洲之宦業鄒忠懿之節義羅明德之理學鄧潛
谷之經術昭然耳目貫乎古今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
之官茲土者視宦牒而思治仰鄉評而思賢覽山川土田而
知廢興之故觀民風物產而識盛衰之因如與先正諸公集
思廣益不復嘆文獻之無徵矣豈徒登高謀野云乎哉遂援
筆而爲之序康熙十二年癸丑夏五月

建昌同知　李丕先　長山人

原序六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癸丑六月丕先始奉
命同理建郡既至謁太守高公退食於署方思所以勤流政教

也負樹官分職之意而余兼新南北圃深燥濕卑奔忝治
及且過一星紀爲余言風土人物源流正變而舉五長而擬
之又如入其家辨其子姓昭穆聲呼而響答余實無所益於
公而公益余多多矣

朝廷方修大典志一統車書之盛行郡邑先冤論以獻建志前
經五修距今且六十二年天道數周於上人事具積於下顧
簡編散佚宇藏闕如公乃相與索諸名山詢諸其人舊志堙
登又余家舊有藏書亦遭悖史於爵酹河源既窮復採歸墟雖
勢不敢避矣而臣所示游流正變之所以然者今且悉圖廻
於紙上乃從公後案爲之序曰讀部檄而知
今上之德意遠也古職方掌天下之圖析至於男女樹畜又有訓
方氏達情於外撢人誦志於內而康樂札貴各爲一書則有
小行人之獻當其時海內嚮風六服承辟雖匹婦之賤不謁
而咸得所欲者上下遠近之情通也其後星分壤畫雖大聖
人不能不以一乘兩馬遠問官禮而定左史以能詔八索九
邱特見重於其君而計其時士之老死而不得見易象春秋
者必多矣況其編亭都邑之雜糅乎然曾晏國氏之徒能以
其學飭其子弟田疇別其土商農工爛然聲施於天下者各
習其俗相傳以世故易效也猶有晉乘楚書魯史以昭
示來茲今天下一家官其地者不必其所產思以宣上德而
達下情則必徵於人監於憲雖襄陽耆舊之作荆州風土之
記猶當過而存之者其勢然也我